

中国文化新论丛书



礼

与中国文化

何小颜 著

人民出版社

G1122
H218

中国文化新论丛书

· 人 ·

· 出 · 版 · 社 ·

花与

中国
文化



何小颜
著

责任编辑:张润生

装帧设计:曹 春

版式设计:诸晓军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花与中国文化/何小颜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1

(中国文化新论丛书)

ISBN 7-01-002735-8

I. 花…

II. 何…

III. 花-文化-专题研究-中国

IV. G122

花与中国文化

HUA YU ZHONGGUO WENHUA

何小颜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9 年 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4.75 插页:16

字数:305 千字 印数:1—8,000 册

ISBN 7-01-002735-8/G · 133 定价:39.00 元



— .

何满子

中国 文化 新 论 丛 书 · 花 与 中 国 文 化

英国作家王尔德说“第一个把花比作美人的是天才。”可以肯定：没有人能考查出将花比人的第一位天才来；正如鲁迅说“第一个吃蟹的人是勇士”，那第一个吃蟹的勇士也无人能追查出来一样。可以断言，以花拟人这样的想头在有文字记载以前的老远老远的年代就有过了。晚得多的，即有文字可考的至少可追到中国文化的原典六经，《诗经》中就有三处，以直譬法将花比美人，《郑风·有女同车》里有“有女同车，颜如舜华”，“有女同行，颜如舜英”。舜，就是木槿花。《郑风》的另一首《出其东门》也有“有女如荼”之句，旧注：“荼，茅花，轻白可爱也”。《魏风·汾沮洳》有“彼其之子，美如英”，旧注：“英，华也。”华、花古字同，但微有差别，华是盛放之花。至于《诗三百篇》中以各种花喻人事，抒情思的，粗略匡算也近三十来篇，约占全部诗篇的十分之一。至于自《离骚》以后的诗文词赋以花拟人、喻事、寄情性、摭感兴的，就真所谓更仆难数了。

原因很简单，花卉是人类在大自然中最早和最经常遇到的审美对象，自来就是人的无间的伴侣。花溶入了生活，溶入了文化，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都占有广袤的位置。那主体和对象的难以摆脱的程度，正如明清之际的才人金圣叹的颇含哲理的领悟：“人看花，花看人；人看花，人销陨到花里边去；花看人，花销陨到人里边来。”（《唱经堂才子书

汇稿·语录纂》)。这话的意象生发自苏轼的“非人磨墨，乃墨磨人”，确是有味的人生哲理。

花除了观赏之外，还可以食用，如萱花，即黄花菜；可药用，如忍冬，即金银花；可制香料，如玫瑰；可作染料，如蓝；可作防护剂，如除虫菊；可作建材，如木槿之作篱笆；种种功效，难以悉举。至于如莲花之实、根、叶全身是宝，木本果树之花供观赏，果与果仁供食用药用，木干供材用者，更是人所共知。当然也有使人丧身破家的花，如罌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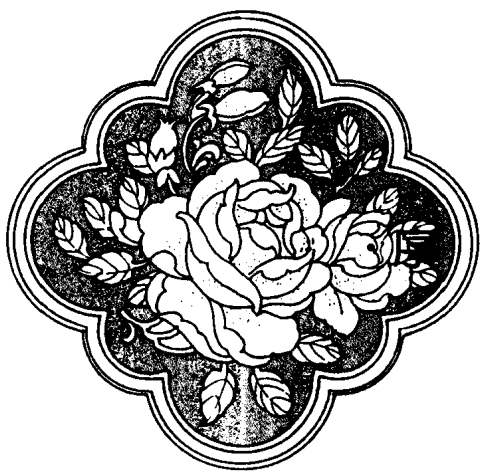
还有大量苗而不秀的草、藤、木类的植物，通常也被列入观赏类，与花同俦。草如含羞，藤如薜荔，木如丹枫黄杨，还有数不清的观叶植物，均被视为花之同类异派，乃至如孙楚《百卉赋》所说：“绿草萋萋，芳枝绰绰，一草一木，均是关人情志，悦人心目”，更把花卉家族扩展至无限。

历代关于花的著作不知凡几，略略列举著名著作，总类的就有《花疏》、《花经》、《花镜》、《花历》、《花九锡》、《花小名》等十余种；专述一类的如《兰谱》、《菊谱》、《梅谱》、《海棠谱》、《牡丹谱》、《芍药谱》等，不但遍及名花，更有多家的著作。如《菊谱》，光是宋人所撰的就有范成大的《石湖菊谱》，史正志的《史老圃菊谱》，刘蒙的《菊谱》等三种，其他花种可以推知。还有系以地方的如《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扬州芍药谱》、《桂梅花木志》、《南方草木状》、《范村梅谱》；系以艺植的有《园林花木疏》，系于供养的有《瓶花谱》；林林总总，光是纪花的书，就称得上汗牛而充栋，还不提数不清的与花有交涉的诸方面的载籍。

花植根于中国文化中，尤其与人文精神绾结在一起的是

人品与花格的渗透。人格寄托于花格，花格依附于人格。牡丹国色，莲花君子；兰为王者之香，菊乃隐逸之士；寒梅傲雪，桃花薄命；少女如豆蔻含苞，待嫁则漂梅有实；泽兰秋秀而可佩，萱草宜男复忘忧。春城漫天杨花，可拟宫蜡散烟五侯；江干一支早梅，堪寄友情告慰远人。人生的盛衰荣哀，人情的喜怒爱恨，无不可寄寓于花，象征于花，移情于花。人们培植、供奉、欣赏、吟咏、绘写花，簇拥出花团锦绣丰富多采的花文化。

本书是谈论花文化的，花文化很不好谈，因为花和大批历史人物相连，和众多的历史事变相连，和复杂的人情风俗相连；更不用说和天候、节序、地域、时尚等等无边无际的人文内容相连，真令人兴“人也有涯，花也无涯，以有涯追无涯，殆矣”之叹。任何人想用一两本书把花文化的内容包揽齐全都肯定是力不从心的。可供选择的方法大概只有从浩瀚的景观中找到一个较合适的角度，摄取一些夺目的又有较广的辐射面的系统性内容，对花与人生、与民族传统文化来一番提要钩玄的表述。本书所取的正是这一方法。三部分内容都环绕着花的人格化，人花交感这一题目着手：第一章是总叙，谈人格与花格的互相授受；第二、三两章依时序和花种分述人花相融的心物相融境界；第四章写人从花的习染所兴发的感应。当然这样强作区分或许不宜，但判定作者的主旨是从人与花的交感来谈论花文化大概不会错。这应该是谈论花文化的寓繁于简的取径，因为中国花文化的核心精神确是花的人格化，赋花以人格，赋人以花格，乃至最终谁赋谁以品格几至不可究诘，这点基本精神远超于对美的观赏流连，那是有历史上大量的文献作证的。



二 ·

洪丕谟

中国文化新论丛书 · 花与中国文化

从小开始，喜欢养花弄花，学那文人的雅致风光，于是乎在书肆里，碰到那些有关花草的书，惯常也买点回来看看。不过，由于兼爱诗文，虽说同样是书，买起来倒也专爱择那吟花咏草，融技法诗文于一炉的挑进兜里。然而，此类书籍，说实在的，属于上品者，却也并不太多。

后来，屡次搬家，市居尘土蒙面，人尚如此，花何以堪？加之年华老去，写作繁忙，栽花不活，纸上谈兵，真觉愧对“美人”，由此索性写字作画，怡养心情，对于那花草之事，渐致疏远。有时惦念，则于花时佳节，去那就近公园一转，留恋光景，徘徊小园，省事省力，岂不美哉！

由爱花而惜花，有时又难免对落英缤纷，美人迟暮，生出无限的感慨。记得十多年前，谷雨看牡丹花，搜索枯肠，写下了《谷雨看牡丹》诗一首。诗说：

惜花心事怕花残，谷雨年年看牡丹。

看到三春花事了，夏初天气犹微寒。

花开花落，干卿底事？真是自作多情！不才生来情种，至今虽已潘鬓消磨，可是对于吟弄花草的上品之作，要是偶有寓目，倒也依旧揽卷在手，爱之入骨呢！可惜，近来市上，这一类作品真是太少太少了。

正在嗟怨之际，忽然绿衣天使送来一函，拆开一看，原是好友何小颜先生的双鱼。何先生供职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上海分社^①，是个资深编辑。信中吐露给鄙人一个好消息，就是他撰写的《花解语》一书，^②就要杀青完稿了，并且还郑重其事地附来全书目录前言，以及《一枝春雪冻梅花》样稿一篇，让不才先睹为快。

小颜兄文笔清宛，才思泉涌，惯常在报章杂志上，只要看到他的文字，总是爱不释手，一气读完。不过，此番读他未发表的文稿，就没那么便宜了。因为你得为他付出作序的代价。

花
解
语

“花如解语还多事，石不能言最可人。”昔唐明皇以杨贵妃为解语花，宋朝大诗人陆游扩而充之，作如是说。

尔今，书名《花解语》，果真先是多了事了。虽则前人大说“干卿底事”，可如今在下却欲脱不能，小颜兄的事岂非不才的事？于是乎恭敬不如从命，藏拙无缘，只好勉献其丑，成此短序。不过，诸君若欲真要看出点名堂来，那就还得打开本书，从头到尾，涵咏一番，品味品味。当然，最好是案有名花，沏壶香茗，这时一卷在手，优哉游哉，忘掉世间的名利竞争，入于人格化的花草世界，与花草结为伴侣，尽情地享受一下闲里光阴，赏心乐事，方才不辜负小颜兄写作此花文化妙著所付的一番心血，几许辛苦！

是为序。

① 1996年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② 本书原私下拟名《花解语》，写至一半时，即请洪丕谟师作序，故有此语。序中称晚生为兄，且多溢美之言，都是晚生不敢当的，然又苦于不得擅改，谨请读者明鉴。——本书著者。



言 ·

中国 文化新论丛书 · 花与中国文化

花是美的象征。作为大自然的产物，它不仅形、色、香毕集于一体，更以其充满了无限的生机而博得了人类的青睐。

自古以来，观赏性一直是花木价值取向的最主要内容。人类由原始狩猎社会进入农业社会后，就开始从自然美中逐渐领略到花木之美了，这可以从那个时代出现的大量的植物装饰图案而得到证明。主体超功利的审美情趣是一种独特的认识自然的方式，通过审美活动的实践，人类不仅改造了自然，也重新在塑造自己。

中国人在花木的观赏活动中，有着别具一格的感悟方式。我们在传统上把握世界的习惯方法往往采用的是心灵直觉体验外物的方法，这一与理性、功用相拒的重直观、重悟性的倾向，与艺术的本质要求不谋而合，构成了迥别于西方的文化上的奇情异彩。“西方文化主要在对物，可谓是科学文化。中国文化主要是对人对心，可称之为艺术文化。”^①“各主要文化的决定因素，在希腊是哲学，在印度是宗教与哲学，在中国是艺术与哲学。”^②这些话就把握东西方文化的总体特征而论，颇有见地。可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

①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

② 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因此被认为是哲学与艺术神会贯通的一种审美型的文化。

古人受本土精神的影响，在潜意识的深处并不把花木当作外在的自然物看待，而是视同与自己一般无二的有生命的活物。认为天地间无非有三种活的生物即人、禽兽、花木，他们都是天地的产物，就其生命形式来说，具有本质的同一性，区别不过在于“人顺生，草木倒生，禽兽横生”而已。生命类比的运用，渊源于中国古老的易学所阐发的宇宙一统同质同构的有机整体观以及强调“抱一为天下式”、“万物与我为一”的老庄思想。人虽为万物中最有灵气者，但与其他生命相较只是等级上的差异，这种差异究竟有多大，古人并未明白，因而毫不奇怪，他们会进而怀疑，花木是否与人一样，也有知有识？这一东方式的思维推演，长久以来激发着人们对花木生命力的想象，并每每以人的感情世界去关照花木的世界，赋予花木以人格的内涵。在这里，儒家精神便得到了发扬。孔子以“仁”为本，提出了一套“为仁由己”的修养哲学，孟子进一步推己及天，要求“仁民而爱物”。这样，处理人际关系的仁心爱意便推广至人性之外的世界，山川形胜，飞潜动植，及至世间万事万物，皆可笼罩在仁爱的关照之中了。我性通物性，物我化为一，朱熹称之为“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浸润于这样的理念，古人待花犹若待人，他们兴之所至，接花为客（如花中十客，花中三十二客），拜花为友（如岁寒三友，花中十友），尊花为师（如花中十二师），甚至为花封王封相（如牡丹、芍药）。他们惜花如惜佳人，认为花可亲而不可亵，可赏而不可折，所谓“撷叶一片者，是裂美人之裳也；掐花一痕者，是挠美人之肤也；拗花一枝者，是折美人之肱也；以酒喷花者，是唾美人之面

也；以香触花者，是薰美人之目也；解衣对花狼藉可厌者，是与裸裎相逐也。”他们像为人一样为百花过生日，号为花朝节（如洛阳定于农历二月二，开封、苏杭定于二月十二，成都定于二月十五）。他们相信花似人一般抱有伦常操守，如傲骨贞姿，见之于梅，静雅慎独，见之于兰，清廉无染，见之于莲，孤禀劲节，见之于菊……这类拟人为花，看花如人，花中有我，我中有花，人花不分，物我两忘——这其间亦融入了佛家哲学的精义——的例子，当真是俯拾即是，不可胜计。人花之际何以会形成如此亲情般的密切关系，确实只能在我国人民特有的民族文化心态中找到其必然。

状花咏物，应寓风雅，这是我们的古人出名的一项主张。风雅本指《诗经》中的“国风”和“大小雅”，因儒家讨论将“风雅”列为六义中的两类，因而联为一词，借指文艺作品中的社会内容。唐人皮日休曾有言：“状花卉，体风物，非有所讽，则抑而不发。”^①这与韩愈“文以贯道”、柳宗元“文以明道”以及历史上的现实主义观点一脉相承，强调文学的社会现实内容。依他们看来，无论一花一草的吟咏，皆应激浊扬清，讽谏美刺，发挥艺术上的正风俗、匡时弊的功用，唯其如此，才不会流于玩花弄月，无病呻吟。

然而未可厚非的是，与这种主张相乖逆，偏偏有人就是不好“风雅”，嫌摒世象，守童子之思，抱野人之趣，吟弄于林泉花月之中。这一色人等是否可以归之于玩世不恭者之列，无足挂齿了呢？并不一定。明人袁宏道有一段话，正可释疑：“夫幽人韵士，屏绝声色，其嗜好不得不钟于山水花

① 《桃花赋·序》。

竹。夫山水花竹者，名之所不在，奔竞之所不至也。天下之人，栖止于器崖利藪，目眯尘沙，心疲计算，欲有之而有所不暇。故幽人韵士得以乘间而踞为一日之有。”^①可见，为远避名利场的险恶，不得已而转向栽花莳竹，这也是一种反世俗的行为。更何况，“玩物丧志”这一老话多少有些耸人听闻。花月之景，人共美之，发之为歌，吟之为诗，写之为画，未必一定要关乎世道，牵之尘愁，驷入宏旨大义在里面。倘认为这是凡夫俗子之见，也许不假，然循其天性，畅其真情，其间倒也不乏天籁之声的。这些人生态度上的分化，同样形成了花木审美活动中多姿多彩的人文景观。

对我们来说，花并不只是些娱人眼目的美妙东西而已。若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人类最先对花卉植物的认识甚至仅是实用的而不是审美的。在中国最古远的传说中，就有神农氏遍尝百草百花，为华夏民族探寻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食物和药物的来源的故事，它透露了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我们的祖先首先留意的是植物的实用价值——因为这与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密切相关，而非别的什么。甲骨文有“𠂔”字，是花叶倒垂的象形，与后来的“華”字有着“直系亲缘”的关系（“華”的主体部分由它构成），这一在甲骨中可能是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唯一与“花”有关联的文字，通过商史专家和古文字学家的译读解释，我们知道它是指商代的人们与神灵沟通的一种具有神职功能的祭祀物品。在这里，祭祀不过是花木实用性的一个演变。数千年来，我国上至统治阶层，下及平民百姓，一直有用花木供奉祖先、社稷、神祇

的传统。今天，为纪念逝去的亲人，在他们的茔地或灵位前献上用鲜花（或以纸花作为取代）扎成的花束、花环或花篮，实则并未越出这一传统的遗制。

令我们自豪不已的是，无论是从实用、观赏等等人花之际衍生出来的人文风俗方面讲，我国都有着异常丰富的内容以及悠久的历史，若有心深究起来，恐怕非一大套百科全书式的著作不得以讲完。但这不妨碍本书可以用俗话说的“蜻蜓点水”方式，对我国的花文化现象先行作一些浅表的介绍，尽管这样的介绍总是不能让读者满意的。

1 河姆渡文化刻花陶盆
(新石器时代)



2 仰韶文化彩陶花瓣纹盆
(新石器时代)



3 大汶口文化彩陶花瓣纹盆
(新石器时代)

